

金伯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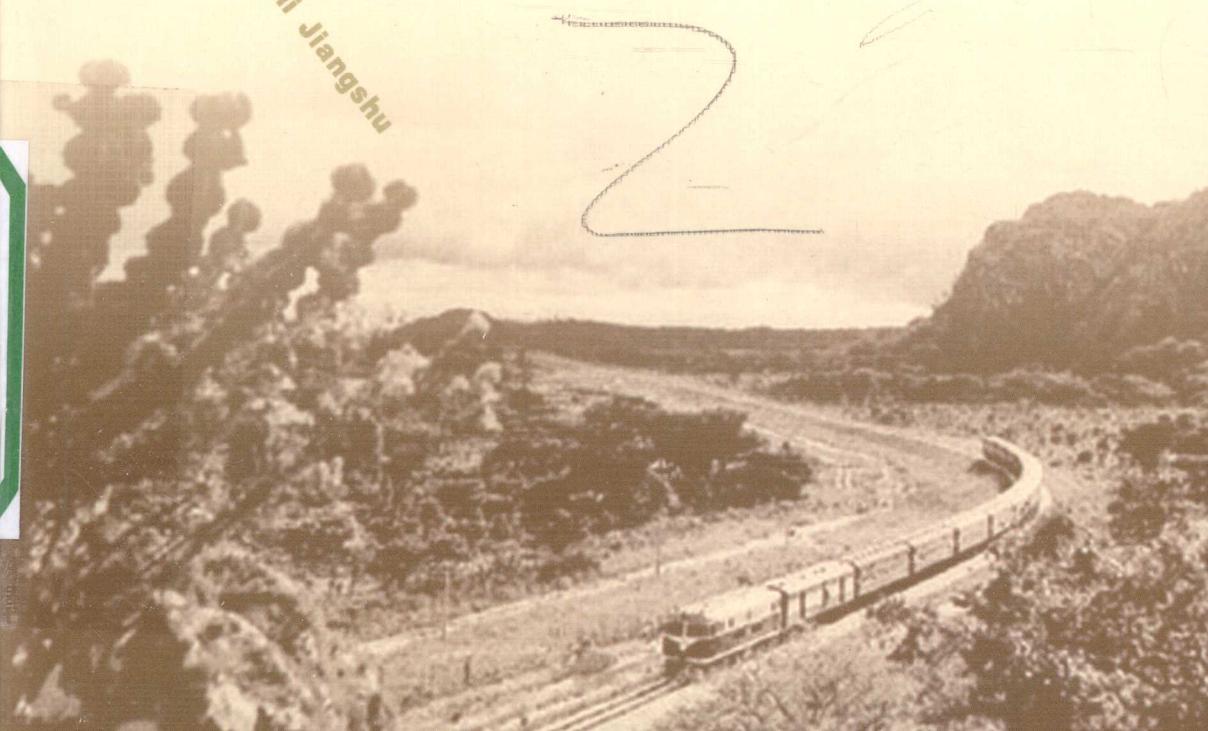
我的非洲岁月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为何要为非洲国家援建坦赞铁路？刚刚独立的桑给巴尔，为何会与隔海相望的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邦国家？曾经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和拳击手的阿明，如何成为一个使“非洲的明珠”乌干达陷入灾难的独裁者？一度为非洲石油富国的尼日利亚，为何转眼又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国？在非洲度过二十年外交岁月的作者，会给您他的解答。

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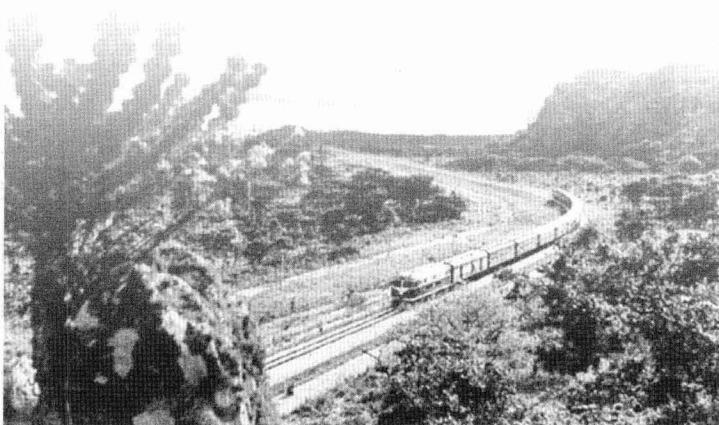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我的非洲岁月

金伯雄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非洲岁月 / 金伯雄著 .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9.9

(见证历史 : 共和国大使讲述 / 黄舍骄 , 刘文祥主编)

ISBN 978 - 7 - 5326 - 2647 - 2

I. 我… II. 金…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非洲—现代—史料 IV. I25 D8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338 号

责任编辑 王国勇
装帧设计 鲁继德 桑吉芳

本书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的非洲岁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214 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647 - 2/K · 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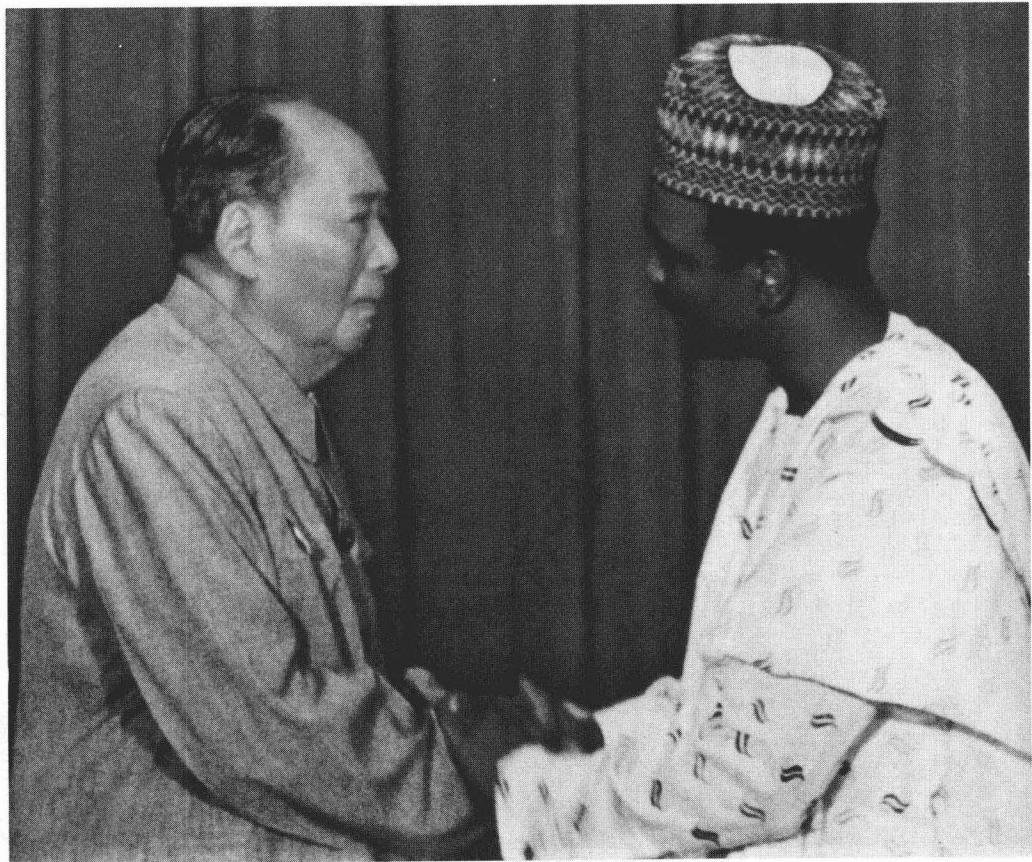
定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36162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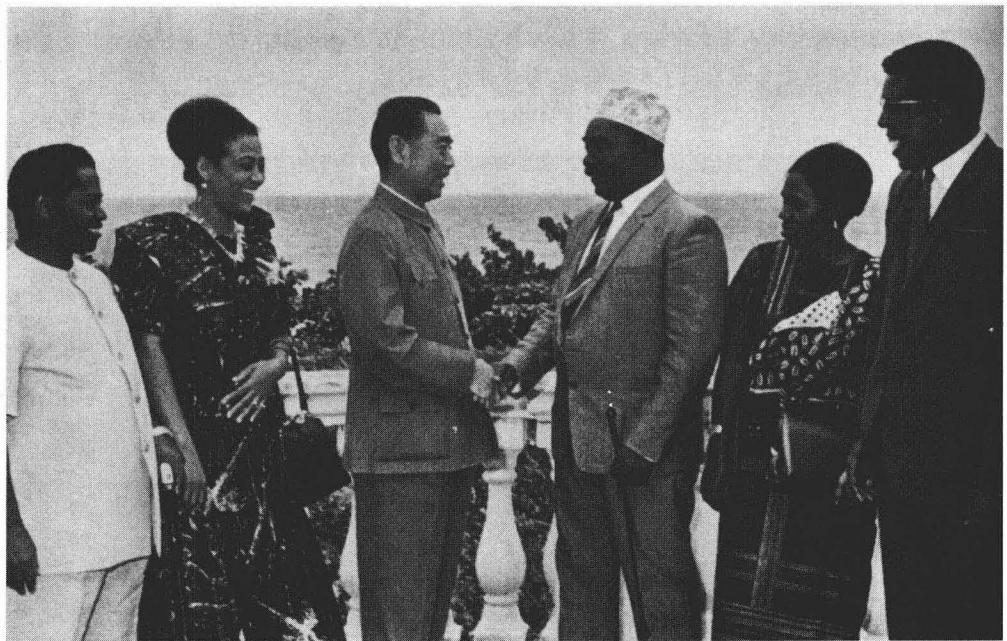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主席同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握手(1974年3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同来访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握手(1974年9月10日)。



周恩来
总理于 1965
年访问坦桑
尼亞时与尼
雷尔总统亲
切交谈。



1965 年 6 月 6 日，周恩来总理访问桑给巴尔时，和坦桑尼亞第一副总统卡鲁姆（左四）、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左一）在一起，左二为卡鲁姆夫人，左五为卡瓦瓦夫人。



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于1965年7月11—16日在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奥博特总理到达北京时，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步出机场，向欢迎群众致意。

马尔加什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迪迪埃·拉齐拉卡率领马尔加什代表团应邀于1972年11月3—11日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图为周恩来总理与拉齐拉卡外交部长交谈。



引　　言

你知道世界上第二大洲——非洲的情况吗？

拥有 300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非洲，是一块辽阔的大陆。它是我们人类祖先的诞生地之一，人们在这里已经发现两百万年以前的人类祖先的化石。这里曾经出现过像古埃及那样灿烂的古代文明，至今仍耸立在尼罗河边的巨大无比的金字塔，就是这一古老文明的标志。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横贯东西，把这个大洲分成南北两半。北边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世界，南边主要是黑人的家园。但是从 15 世纪起，非洲遭到欧洲殖民者入侵，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非洲几乎全部都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成了一个被奴役的大陆，世人听不到那里的声音，看不到那里的光亮。

非洲既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

在撒哈拉以南辽阔的非洲大地上，那苍茫的热带草原，那奇特的原始雨林，那秀丽的海滨风光，那奔放而粗犷的民间击鼓舞蹈，还有那一件件凝结着人们劳动和智慧的文明成果，这一切组成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画卷。但是，当你翻开历史，直面现实的时候，你无法忘怀：从 15 世纪起长达五百多年的岁月

中，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人民的血腥统治，数以千万计的“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异国他乡。这段沉重的历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海岸上留下了众多的痕迹。

非洲曾经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大陆。但是，当新中国谱写它的外交史册的时候，把非洲列在了重要的地位。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这一方面，是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孤立；另一方面，我们和非洲人民之间有共同的遭遇，历史和现实把中非人民连结在一起，我们把非洲人民看作是同命运、共呼吸的伙伴和战友。

我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主要是在同非洲国家打交道中度过的。非洲对我来说，再也不是遥远而又神秘的大陆，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从1964年起，我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和达累斯萨拉姆，先后工作了十二个年头；80年代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待了四年多；最后外交使命又让我远去西非的尼日利亚，直到1992年。我在那非洲大地上前后度过了二十年的岁月。当我再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总觉得许多欢欣的、艰辛的以至险阻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常新。

金伯雄

2008年12月

目 录

引言	1
打开非洲大门	1
亚非会议与中国同埃及建交 / 第一次被派出国赴叙利亚使馆工作 / 驻叙利亚使馆临时办公室 / 辗转前往大马士革 / 历时仅一年多的驻 叙利亚大使馆 / 大使馆变为总领事馆 / 绕道回国 /	
开始与非洲的情缘	25
在西亚非洲司工作 / 进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非洲 / 第一次踏上非 洲大陆 / 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 / 观察埃及 /	
在桑给巴尔的五载春秋	49
为什么叫丁香之岛？ / 匆匆来到桑给巴尔 / 几个月的外交活动 /	

古老的石头城 / 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的联合 / 周恩来总理访问桑给巴尔的四小时 / 巴布的乌玛党与“四·七”事件 / 再逢大使馆变为领事馆 / “文革”之风到领馆 /

在和平之港达累斯萨拉姆 71

坚守岗位的大使馆 / 尼雷尔：中坦友谊的奠基人 / 坦赞铁路 / 塞舌尔纪事 / 卢萨卡邮件炸弹的余波 / 卢旺达建交之行 / 驻坦桑尼亚使馆兼管我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外交事务 /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回顾 / 告别坦桑 /

在肯尼亚短暂而又难忘的两年 123

鲜花之都内罗毕 / 肯雅塔与肯尼亚独立运动 / 茅茅运动 / 中肯两国关系的一段曲折 / 一次流产的政变 / 非洲的旅游胜地 /

在战火中的乌干达当大使 143

赴乌干达就任 / 山城坎帕拉 / 山雨欲来之际的外交活动 / 奥博特又一次被赶出国门 / 将军夜来喝茅台 / 穆塞韦尼的游击队攻下首都 / 在机场迎接卡扎菲 / 乌干达西部之行 / 乌干达独立后的三代风云人物 / 外交辞行 /

出使军人统治下的尼日利亚 171

拉各斯的风采 / 递交国书的趣事 / 军政府与“还政于民” / 从拉各斯迁都阿布贾 / 又富又穷的国家 / 政变不断的国家 / 土王一酋长一华人酋长 / 我的两位朋友阿巴查和阿比奥拉 / 带有传奇色

彩的政治家奥巴桑乔 / 非洲的西大门 / 告别非洲 /

外交生涯鳞爪 207

初入外交部纪事 / 学好外语搞外交 / “五七干校”的生活 /

打开非洲大门

我是 1954 年 8 月进入外交部，投身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我被分配到情报司，次年情报司改名为新闻司。

亚非会议与中国同埃及建交

非洲第一次深刻地进入我的脑海是因 1955 年的亚非会议。1954 年 12 月，由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开会，决定由五国联合发起，于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战后亚非国家日益觉醒，要求团结自强的意识增强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有二十九个，其中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只有六个。但是这五个主要发起国，同我国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从和平中立和睦邻友好出发，向我国发出了邀请。参加这样的会议对新中国既是一次机

会，又是一次挑战。

1955年初，我国收到正式邀请后，即决定派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参加。代表团代表为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和黄镇（时任驻印尼大使）。我们新闻司的司长龚澎作为新闻发言人，另带一位司里的同事李肇基，参加代表团。新闻司负责准备西方和亚洲的主要通讯社、报刊以及记者们的情况资料，如印度的“印度报业托拉斯”，印尼的“安塔拉通讯社”等。但关于非洲新闻界，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也曾经到部里的西欧非洲司去查找过资料，但是一无所获，没有非洲的。

这里要说明一点，为什么当时要把西欧和非洲的事务归在一个司里。因为建部之初，非洲独立的国家只有四个：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埃及（1922年英国宣布其为独立国，但国防和外交权仍由英国控制，直到埃及七月革命后1953年成立共和国才真正独立）。大部分地区还处在西欧殖民国家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家的统治下。我们同非洲还没有任何联系，所知道的情况也都是通过伦敦、巴黎这些欧洲城市得来的。因此，将非洲地区的业务归并到欧洲地区，分别由英国科、法国科等管辖。1955年初，随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做好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外交部决定在欧非司里单独成立非洲科，排在最后。我们常戏称它是“尾巴上的科”。

这次亚非会议共有二十九个国家参加，起主导作用的是亚洲国家。非洲参加会议的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和黄金海岸（今加纳），其中一些国家事实上还没有正式独立，只是派了观察员与会。

我们经过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多少知道了一点关于非洲的事，此前非洲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远在天边的一片荒漠一样。

但是会前由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阴谋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事件，却使我们整个司里的同志们终身难忘。遇难人员中就有李肇基同志。

亚非会议后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我们逐步打开了非洲大门。

龚澎司长从亚非会议回来后，曾在一次全司的会议上传达会议的情况。关于会议的过程和成就等等，她是怎么说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到，会议之后，我们有可能打开非洲的大门。因为埃及的纳赛尔不是文人政客，是军界强人，敢作敢为。因为那个时代，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承认不承认新中国，敢不敢同新中国建交，主要是敢不敢顶住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问题。事实证明，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当时参加亚非会议的阿拉伯国家有九个：埃及、苏丹、利比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北也门），其中三个是非洲国家。它们同我们都还没有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中埃及是大国，而且影响也最大。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这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在大会发言中对阿拉伯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了支持，周恩来在仰光和万隆两次会见了埃及领导人纳赛尔，重点做了纳赛尔的工作。会议结束后，纳赛尔派了宗教事务部长到中国来访问、“探路”；接着，同年8月又派了工商部长访华，决定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1956年1月中国商务代表处在开罗成立。商务代表处享有实际上的外交待遇，是中埃建交的第一步。这是新中国外交在当时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创举。

接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和外贸部长叶季壮先后于1956年的2月和3月访问了埃及，中国又在开罗举办了大型的贸易展览会。所以，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的顺利发展，建立外交关系就水到渠成。5月16日，埃及政府决定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关系。5月30日中埃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的陈家康被任命为首任大使。这是第一个由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出任驻外大使的例子，按国际上流行的说法，陈家康应该是新中国第一位出任大使的“职业外交官”（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是在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后再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的）。

中国和埃及的建交当时是一件大事。它打开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建交的大门。继埃及之后，同年的8月和9月叙利亚和也门王国同中国建交。西方对此有强烈的反应。按照当时的工作习惯，我们新闻司三科也要追踪这类国际热门问题，记得好像还编了一期《新情况》，综述西方舆论对中埃建交的反应。其实这件事在外交部内部也引起了一阵轰动，特别是我们这些新到部里的年轻人，因为这是我们进入外交部后第一次遇上建交的大事。所以，在工余饭后就议论起来：下一个建交的国家会是哪个？甚至还瞎议论一番谁会去当驻埃及的大使等等。

这里不妨提一下这件事对台湾当局的震动。当时台湾当局驻埃及的“大使”是何凤山（何凤山是国民党政府中颇有经验的老资格外交官。他被从开罗赶走后，又先后去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当了一阵子的“大使”）。若干年后，他在回忆录中透露：纳赛尔5月16日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后，台北的政界发生内讧，“立法院”的委员们群起指责“外交部”事先竟一无所知。更有人攻击他本人，说是“何凤山颟顸无能，至此已亟”。他说：事实上，“早在1954年8月间我就第一次向上面告警，纳赛尔可能承认中共。1955年4月中旬亚非会议时，又第二次告警。”但是“外交部长”叶公超却说什么，“驻埃及大使”未能将情况上报“实在是疏忽，应该负责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被赶出埃及这样一个重要的非洲国家，他们只能互相推诿责任。

从此，拉开了我们同台湾当局在非洲外交阵地上的斗争序幕。可以说，几年之内，我们节节胜利，而他们一败涂地。

对于这位何凤山，也要说一句公道话。大潮汹涌，他哪能有回天之力？从外交业务来说，他还是很能干的。我读过他写的外交回忆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曾做过一件为中国人增光的事，1938年间他在奥地利当总领事，当希特勒疯狂迫害犹太人时，他冒着很大的风险，果断地给犹太人发放了数千份签证，尽力帮助犹太人逃离希特勒的魔掌，前往上海。据说当时的国民政府

外交部因考虑到当时与德国的关系，曾指示他停发签证。他没有执行，为此他还受了处分，被指责未经请示、擅自行动。但历史是公道的。数十年后，以色列的代表还为此向中国表示了感谢；向何凤山的后人表示了感谢。

我们在开罗建立了非洲的第一个使馆，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发展了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展了同非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几年之内，我们通过在开罗的大使馆，先后同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同广大的正在争取独立斗争的非洲政治领导人保持了接触，增进了了解。开罗成了当时我们对非工作的最重要的据点。

第一次被派出国赴叙利亚使馆工作

继中国同埃及在 1956 年 5 月 30 日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后不久，7 月 2 日，叙利亚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经过协商后，8 月 1 日中国和叙利亚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的陈志方被任命为首位驻叙利亚的大使。不久后领导上通知我到驻叙利亚使馆去工作。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赴叙利亚建馆的时候，苏伊士运河上空的乌云也在渐渐集结，酝酿着中东地区又一场战火。

1956 年 10 月 29 日，英、法、以三国联军向埃及发动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其起因是，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直接影响了英、法在运河的既得利益。当时，英国首相艾登大为惊骇，宣称“埃及人把他的拇指掏到我们的气管上来了”。法国总理摩勒也发誓要报此仇。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早已扬言要用武力打通亚喀巴湾至蒂朗海峡的国际通道。他声称：“在